

左手 发枪 的人

田本生 宣稼生 编



左手发枪的人

林 豪 邵杏生 宣稼生 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左手发枪的人

林豪 邵杏生 宣稼生 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2.125印张 2插页 269千字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,900

ISBN 7—224—00112—0/I·31

定价：3.00元

目 录

谁是绑票?	[英] A. 克莉 斯 蒂 辛	著 译	(1)
左手发枪的人	[英] H. 柯 林 斯 狄 克	著 译	(13)
失妻记	[英] M. 阿 伦 狄 克	著 译	(51)
尸 遁	[英] H. 柯 林 斯 狄 克	著 译	(69)
沉冤得雪	[美] H. G. 梅 能 斯 一	著 译	(99)
雪夜飞屋	[美] E. 奎 溪 因 岩	著 译	(120)
苦肉计	[美] S. 菲 高 叟 原	著 译	(175)
杀人的模特儿	[美] N. 密 勒 维 里	著 译	(204)
疤面人	[美] R. B. 赛 尔	著	(220)
——好莱坞血案	潘 雪 改 写		
“黑水仙花”之死	[美] N. 密 勒 应 英	著 译	(239)
上帝指示我杀人	[日] 岩 田 赞 东 方 仪 节	著 译	(256)
怪猫声	[日] 横 沟 正 史 倪 孟 儿	著 译	(288)
新婚之夜	林 豪		(302)
白纱巾	程 小 青		(318)

谁是绑票

(英) A·克莉斯蒂 著

辛 译

“你一定知道，遭遇到这件事，一个作母亲的心里是如何的难过……”这句话从华维理夫人口中已说了六遍之多了。

她祈求似地望着波洛。他当然知道一个做母亲的当她的儿子失踪以后，心里焦急忧虑的程度。

“是的，我很理解，请你信任我，我一定会把你的儿子找回来。”波洛态度显得很诚恳。

“警察已经——”华维理先生开始发言。

“哎！别再提警察了。”华维理太太立刻打断他的话，“我们看着他们究竟怎么办吧！波洛先生是当代的大侦探，他的事迹我们都听人传说过，我想他一定能破这件案子的。”

华维理先生是个乡间绅士型的中年人，体格魁伟，非常乐观。他太太是个钢铁大王的女儿，虽然不十分漂亮，但两只蓝色的大眼睛扑闪闪的，显得很精明能干。

“我想这件案子的详情，你已经知道了，波洛先生。”

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多余，因为几天以来，报纸上一直登载着雪里郡·华维理先生的三岁幼子詹尼被绑的新闻。

“当然我知道主要的事实，但是请您把详细的情形告诉我。”

“好，我想这件事得从十天前说起。那时我接到一封匿名信，里面的措辞极尽恫吓之能事，向我勒索二万五千镑，如果

我不付款，就把詹尼绑走，使我一时摸不着头脑，但是我未多加以考虑，看完就扔入了字纸篓。”

华维理叹了口气，又接着说：

“五夫以后，我又接到一封信，里面说：‘如果你不付款，我们将在二十九日一定把你的儿子绑走。’接信后的那天是二十七日，爱黛非常着急，但我把这件事看得并不严重，因为英国是个治安良好，警察效能又非常高的国家，我不信有绑人勒索的事情，我以为这是恶作剧。”

“当然，这种事情是难得有的，请您接着讲下去，华维理先生。”波洛说。

“好，爱黛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所以我便去苏格兰场报告，他们对这件事也看得不怎么重要，和我的观点相同，以为那是什么人的恶作剧。廿八日那天我接到第三封信：

‘你仍未付款，我们将在廿九日正午十二点把你的儿子绑走，到时你必须付款五万镑才能赎回。’

我立刻驾车去苏格兰场，这次他们才开始注意。他们以为那信是由疯子写的，无论如何，二十九日正午多半有些举动，他们为使我不放心，第二天早晨麦尼尔帮办带了一队警察到我家来保护的。

“我回到家里，告诉所有仆人不能随便离开，如此一夜安静无事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太太感觉非常不舒服，我打电话把达科尔医生找来。他诊断以后，有些犹豫地说我太太有中毒的迹象，不过情形不严重，一二日就可复原。我回房间以后，发现我的枕头上用针钳着一张字条，笔迹和匿名信上的一样，写着：‘准十二点’四个字。

“我承认，波洛先生，我有点沉不住气了。家里的人，我

的意思说是仆人，一定有人参与这绑架案。我对仆 人 管 理 甚严，并使他们个个互相监视。那一天，女管家柯琳小姐告诉我太太，她看见詹尼的保姆在早晨溜出去，我诘问她，她承认她去会一个男朋友，不过不承认那张字条是她放的。我至此情感失去了控制，但又不能断定是保姆一人所干，所以索性把她们都辞退了，限她们在一小时内收拾行李走开。”

华维理先生说到这里，一边说一边气得直喘，脸象红柿似的。

“这样作，您是否有点儿失去理智，华维理先生？”波洛温和地说，“您知道吗？这样，你正中恶徒之计。”

“我当时管不了那么多，让她们都走了以后，我立刻打电报到伦敦雇一批新的来，限她们当晚赶到。同时我留下两个信得过的仆人，女管家兼我太太的秘书柯琳小姐、和从小就看顾我的门房的邱惠尔。”

“柯琳小姐在府上工作多久？”

“刚一年。”华维理夫人说，“她是个很有才华的人，我差不多一会儿都离不开她，她作我的秘书，还料理家务。”

“保姆呢？”

“她只做了半年，有很可靠的保证人，虽然我不怎满意，”华维理夫人说，“但是詹尼却是很喜欢她。”

“我想她一定也被辞退了。”波洛望望华维理说，“是不是？华维理先生请再接着讲。”

“麦尼尔帮办在上午十点半钟带着警察赶到，那时候我已经把仆人们打发走了。麦尼尔对我的措施甚为满意，他说他已经派人在花园门外几条路口守望，并且向我保证，这个事情如果不是恶作剧，一定可以把写匿名信的人捉住。我带着詹尼和

麦尼尔帮办一同到大会客厅去，帮办亲手把门锁上。大客厅里有一座老式大座钟，但是机件良好，一向很准确，我承认指针一点点地向十二点钟移动着，我的心便也一点点地紧张，当它开始敲打十二点时，我下意识地搂着詹尼，就好象怕有人从我手里夺去他的一样。想不到这时外面人声鼎沸，奔跑的脚步声和叫喊声乱成一片——帮办把窗又打开，一个警察跑过来，他喘息着说：

‘帮办，我们已经捉住他，那家伙在附近树林里鬼鬼祟祟的，在他身上搜出麻醉剂。’我们跟着跑出去看，两个警察正抓着一个穿破旧衣服，流氓模样的人，其中一个警察，手里拿着一个纸包，里面有一团药棉，一瓶哥罗方麻醉剂。我一看立时怒火上升，而且他还带着一封写给我的信，我打开看，里面写着：

‘你现在应以五万镑赎回你的儿子，不管你防范多么严密，我们依然要按预定计划，在二十九日正午十二点把你的儿子绑走的’。

“我当时看完，立刻大笑不止，我正笑着，忽然听见汽车的马达发动声音，同时，有人大叫了一声。我转过头去看时，见从花园南门开出去一辆灰色跑车，叫声便是哪个司机发出的。但是使我惊讶的是和司机并坐着一个小孩子，那卷曲的浅黄头发和詹尼一样，帮办也大惊不止，他嚷着说：‘一分钟以前，那孩子还在这儿。’他随后看看我们几个人，我、邱惠尔和柯琳小姐。”

“您最后什么时候看见詹尼的，华维理先生？”

“我这时回想，那个警察跑到窗前向帮办报告，已经捉到人，我跟着跑出来，可是忘了看顾詹尼。正在这时，教堂里的

大钟开始敲打十二点，帮办举起手腕，看看他的手表也正是十二点。我们一齐跑回客厅去，那个大钟正指着十二点十分，我当时说一定有人拨过它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它有不准确的时候。”

华维理说完后，波洛向他笑了笑说：

“这确实是个很有趣的问题，我一定要调查清楚。”

“但是——我的孩子——”华维理夫人忧虑地说。

波洛表示很同情地看着她。

“他很平安，夫人，他们定会小心地照顾他，因为那个小孩子便是给他们生金质的母鸡。”

“波洛先生，我想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是——付款赎回，虽然我起初非常反对，你知道一个作母亲的心里的难受。”

“等华维理先生把故事讲完以后再说。”

“其他的事情，我想你看报纸已经知道得很清楚。”华维理说，“当时麦尼尔帮办立刻打电话，通知所有警察局，告诉他们那辆车子的形状，叫他们随时截阻。起初的进展象是非常顺利，警察截获一辆向伦敦开的灰色跑车，并且说车上的小孩子直哭。但是等麦尼尔给我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我差点儿没昏过去，那个孩子不是詹尼，原来驾车的那个司机很喜欢孩子，他经过离此十五里的伊顿镇时，便叫一个孩子坐车去兜风。警察追了半天，结果截住的却不是绑匪乘的那辆车，否则詹尼早回来了。”

“静一静，华维理先生，这种错误是难免的，而且绑匪的计划很是巧妙。我听说提到的那个人绝口否认是他干的，他承认有个人递给他那个纸包和那封信，给他十先令纸币，叫他在十二点差十分时送到华维理先生公馆，如果能准时送到，以后再

038122

付十先令。”

“我绝不相信，”华维理夫人忍不住说，“那完全是谎言。”

“哼，他的供词确是象在推脱他自己的罪嫌。”波洛说，“但是从他的供词里又牵涉到另外一个人。”

波洛注视着华维理，后者面上又泛起了一阵红色，华维理夫人说：

“那被捉的人供出交给他纸包的人，面相和邱惠尔一样，惟一的区别是现在邱惠尔的胡须剃掉了。”

波洛向着华维理笑了笑：“而且你本身也怀疑家里的人，一定有人和绑案有关系。”

“是的，但不是邱惠尔。”

“夫人意见如何？”波洛突然问华维理夫人。

“我也以为不是邱惠尔，他说那个人交给他纸包的时候是十点钟，那时邱惠尔正和我丈夫在吸烟室谈话，绝不可能是他。”

“华维理先生，你可注意到那个驾驶跑车的人模样象是邱惠尔吗？”

“离得很远，我当时没有看得清楚。”

“邱惠尔有弟兄吗？”

“有一个哥哥，但是在第一次大战时就阵亡了。”

“府上除去南门以外，还有别的进出口吗？”

“另外在东边还有一个门。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有人开车从花园里穿过去，竟会没有人注意呢？我真不明白。”

“因为我的住宅南面紧靠通往伦敦的公路，从北面和东面来的车子穿过我的花园，可以直接开上公路，不必多绕远路，

通常是可以自由通行的。我想那天绑匪驾着灰色跑车，一定在附近等着，到十二点差十分时，人们的注意力正被外面的喧嚣声吸引住，于是他就借机下手。”

“最低限度，他那时已在花园里，否则时间不能算得那么准。”波洛很兴奋地说，“噢！府上有什么暗室吗？我是说，绑匪可以藏身，而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。”

“当时我们事前没有搜查，似乎也没有那种必要。我想他一定事先藏在里面，但是是谁放他进去的呢？”

“不要忙，我们谈完一个问题，再谈下一个问题。”波洛很温和地说，“我知道雪里郡有很多古老建筑物，你府上是否有收藏贵重物品的暗室？”

“嗯，正有一个。在大客厅对面房门旁另有一个活门，里面长度和书房相等，但是只有五尺宽，位置正在书架后面。除了我和太太以外，没有人知道这屋内还有这个暗室。”

“嗯，邱惠尔知道吗？”

“或者他听说过。”

“柯琳小姐呢？”

“从来没有告诉过她。”

波洛沉思一会儿，说：“好，华维理先生，下一步工作便是我想亲自到府上去看看，今天下午可以吗？”

“好，越快越好！”华维理夫人怀着满腔希望说，“请您再看看这封信。”

那封信是华维理夫妇在那天早晨接到的，里面催促付款，指示付款的方法，并且威吓如敢运用其他方法拖延，就是放弃爱子詹尼的生命。华维理夫人再三思考以后，决定立刻委托波洛侦察绑案。

波洛一边看信，借词把华维理夫人叫回办公室，又谈了几句话。

“夫人，请你坦白地讲，你信得过邱惠尔吗？”

“我没有和他发生过意见，我想他不会和绑案有关，虽然我实在不喜欢他。”

“还有一件事，你可以告诉我保姆住在什么地方吗？”

“她住在海密镇，尼特尔路四十九号。你可不要怀疑她呀——”

“我从来不怀疑人，我只是运用脑细胞去思索每一个问题。”

当天下午波洛偕同助手哈士丁搭车到郊外去访问保姆吉丝小姐，她是个三十多岁态度和蔼的人，绝对看不出有和什么恶人往来的痕迹。她承认自己作错了一件事，那天早晨跑出去找她的未婚夫，不过对华维理先生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颇为不满。哈士丁觉得波洛问的问题都是与绑案毫无关系的，只是问了些关于吉丝小姐日常照料詹尼的一些零星事情。

他们随后再去雪里郡·华维理府上访问，华维理带着他们巡视了大客厅、花园，以及与绑案有关的地方，最后在波洛请求下，华维理把暗室打开。

“你看，”华维理说，“里边什么都没有。”

暗室里确实空无一物，甚至连个脚印也没有，波洛忽然弯着腰在角落处细看，哈士丁随着跟过去。

“你看这是什么？”波洛指着地板上四个距离很近的痕迹。

“狗爪印？”哈士丁说。

“而且是只很小的狮子狗。”波洛非常高兴地说，“我想

我的推测是不错的。”

他们从暗室里出来时，华维理正好和柯琳小姐一齐走过来。

“这是柯琳小姐。”华维理向他们介绍。

柯琳小姐年约三十岁，戴着眼镜，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。

经过波洛的请求，他和哈士丁带柯琳小姐到吸烟室去作个别谈话，特别询问和邱惠尔有关的问题，她承认不喜欢他。

“他很以为了不起！”柯琳小姐解释。

随后他们又谈到华维理夫人在二十八日吃的食物，她说那天和往常一样，她是在楼上餐厅自己吃的，说完她站起来准备要走。

“还有狗呢？”哈士丁小声在波洛耳畔说。

“噢，是的。”波洛点点头，“小姐，这儿谁养着狗吗？”

“有两只看门的狼狗，白天关着，晚上才放出来。”

“不，我说的是好玩的小狮子狗。”

“没有的。”柯琳小姐肯定地说。

波洛点点头，柯琳小姐退出以后，他对哈士丁说：

“如果我是她的话，我也得照样说谎。我们再和邱惠尔谈谈吧！”

邱惠尔是个脸孔一直保持着严然不可侵犯的样子，言谈不苟，他承认他知道秘密暗室的所在，他答完话退出以后，波洛和哈士丁的目光不期而遇。

“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啊！你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心了，你的脑细胞一点都没起

作用吗？且让我们来归纳一下，其中哪一点是难题呢？”

“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，”哈士丁说，“为什么绑匪驾车逃走时要大叫一声来惹人注意呢？”

“这确是值得注意的问题，另外我再提一个，为什么绑匪事先写信要故意声张？实则只要把詹尼绑走勒索不是更简单吗？”

“因为他们以为只用恫吓手段便可得到钱，这样不是更省事了吗？”

“实在说来，只用恫吓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。”波洛说。

“还有一个问题，他们想使人们注意力都集中在十二点上，他们可乘混乱的时候，从容把孩子绑走。”

“不对，那样做是自讨麻烦，为什么绑匪不暗伺机会，不声不响地把孩子绑走呢？”

“是的，你的理由确是充足。”

“事实上，这是个布局，是很巧妙的。现在我们从反面研究这案子，假定仆人中有一同谋犯；第一点，华维理夫人中毒；第二点，华维理先生在枕头上的纸条；第三点，大客厅座钟拨快十分钟，这些事情都是内线人干的。另外一点，或者你没注意，暗室中象是打扫过的样子，一点灰尘都没有。

“这案子共牵涉到四个人，就是华维理夫妇，门房邱惠尔，管家柯琳小姐。先说柯琳小姐，我们知道她能干聪明，已经工作一年。”

“你问她有没有小狮子狗时，她不是说谎了吗？”哈士丁提醒波洛。

“是的。”波洛笑了笑，“我们再谈邱惠尔，他有好几个可疑之处，抓住的那人说，纸包是他交给他的。”

“但是邱惠尔当时是和华维理先生在一起呀！”

“不过在华维理夫人食物里下毒，拨快座钟……可能是他干的。然而他从小就在华维理家长大，似又不可能绑架主人的爱子。”

“你的意思怎样？”哈士丁问。

我们必须合理地加以推论，华维理夫人很有钱，她父亲是当代钢铁大王。她当然不会绑架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又自己去接受赎款。可是她丈夫的情形就不同了，他太太有钱和他自己有钱不一样。起初我就猜想，除非有很好的借口，华维理先生很难拿到他太太的钱。”

“不可能！”哈士丁大声说。

“你听我细说，他辞退仆人是 useful 意的，他可以写匿名信，往食物里下毒，和拨快座钟等事情。警察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，他们截住灰色跑车，没有细加讯问司机，那司机可能是华维理先生的朋友，在附近村庄里找个头发和詹尼差不多的孩子，开车穿过花园，迷惑警察的视线。另一部分是邱惠尔干的。我们和各人谈话后，知道华维理太太，柯琳小姐对他的印象都不好；他可以戴上假须把纸包交给那个被抓的人，他说十点钟和华维理先生在一起，而只有华维理先生一个人证明，外边喧嚷时，他可以很快地把詹尼带入暗室，以后可以再转移到别的秘密地方去。”

“你说的小狮子狗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哈士丁心中始终怀疑。

“哈哈！”波洛笑了，“我问柯琳小姐有没有可玩的小狮子狗指的是玩具。詹尼的玩具中一定有小狗，华维理先生拿了一只到暗室里去哄他，让他不要吵闹。”

“波洛先生，”华维理先生走进吸烟室来，“有结论了吗？詹尼的下落有线索吗？”

波洛从口袋中掏出小记事簿，翻阅了一下，撕下一张来说：“地址在这儿。”

“上面没有字呀！”华维理把那张纸两面都看了，惊讶地说。

“请你写出来告诉我。”

“什么？——”华维理立刻满面通红。

“我都调查清楚了，华维理先生，二十四小时之内我想你一定能以巧妙的方法把詹尼找回来。否则我一定把事实原委，全都告诉你尊夫人哩！”

华维理坐下以后，用手掩上脸：“詹尼现在我的老保姆家里，离这几十里地，有人很当心的照顾他。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父亲，否则我不会给你一次机会的。”

“唉！——”

“我说的是老实话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扫地时要把角落也扫干净。好，再会吧！”

左手发枪的人

(英) H·柯林斯 著

狄克 译

(一) 两个烟蒂

当侦探长的公事汽车驶近中央路的时候，就听到清脆的枪声，不断地从深夜静悄悄的空气中传过来。侦探长强尼满怀信心地说：“从这些连珠般的枪声中，就可以听出，我们的警察正在勇敢地、并且激烈地执行他们的剿捕工作哩！”

可是，他刚说完了话，枪声却已沉寂下去了。

“难道我们又来迟了？——”强尼紧握的拳头在汽车座垫上猛击了一下。

坐在强尼身旁的一个探员正想说——强盗又逃跑了时，无需他费神了。当他们的汽车驶到那条横路的转角时，那出事所在的情况已经告诉他们强盗早已远走高飞了。

一家通宵营业的雪茄烟店铺里射出一道惨淡的光线，照在人行道旁的碎玻璃片上闪闪发光。这雪茄烟店的整块大玻璃窗已被枪多弹击中，成为一堆乱七八糟的碎片了。

从雪茄烟店内，一个没了警帽的警察慢慢地倒退着出来。他的姿态古怪，步伐摇晃，左手紧紧地握住另一只手的臂弯。

“又给他溜了，是吗？”强尼等不及跳出汽车，已经用非常气愤的语气在嘶喊，“你们这些蠢才！又让他逃了！你们在